

# 日本的亚太战略

吴怀中\*

**摘要：**日本的亚太战略是其对外战略的重头和关键部分。当代日本亚太战略的全局性课题，是应对后危机时代的格局变动，维护“现存”的体系和规则。其核心目标，是在重点应对中国崛起的同时，确保并增进自己呈相对下滑趋势的政治地位、经济繁荣和安全系数。战略实施的手段，则是政治、经济、安全等诸要素的配套组合和叠加使用，它以自助努力为基本，以日美同盟作为支轴，以双边及地区多边合作网络为依托。该战略的推进与美国“重返”亚太高度共振，将给大国关系和地区形势带来复杂的变数及影响。

**关键词：**日本亚太战略 地区秩序 中国崛起

一般来说，除美国以外，亚太地区各大国并没有明确对外公布统一成型的官方版亚太战略。但是，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面对亚太地区发生的新兴大国整体崛起导致权力格局变动、中日国力对比逐渐逆转、美国“重返”和“再平衡”等一系列重大事态，作为本地区大国的日本终于产生了如下认识：之前自己可以平白享用的美国治下的亚太秩序已经不是一种当然的存在；如果自己不能拥有影响本地区基本秩序和架构的能力、抱负和主导权，那么国家的安全、繁荣和地位都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或提升。在这一认识指导下，尽管还处于动态演进的过程中，日本的亚太战略因其首次拥有比较清晰的总体设计——即对地区秩序和格局的整体考虑和主动经营——而得以初步成型，在这一顶层设计下，构成战略的诸有机要素，如目标、手段和能力（条件）等也陆续得到构思和安排，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名副其实的战略体系。

## 一 在后危机时代成型的战略

可以认为，日本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才真正开始构想并拥有成型、统一的亚太战略。日本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渡边昭夫早就指出“只有在主动考虑秩序构建的时候，国际战略才算是成立的”。

---

\* 吴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冷战后一直到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及亚太秩序是“美国治下”的一超格局，日本在亚太秩序的构建上并没有花费多少心思和精力。日本认为美国霸权带来了亚太的稳定，自己只要维持日美同盟、享受和利用这一局面就可高枕无忧，格局和秩序的事务交给美国“全权料理”就可以。但是，以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为契机，亚太格局和秩序受到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崛起的影响而面临变动压力，而这一改变被认为可能会给日本带来不确定甚或危害性的后果。所以，面对后危机时代新兴国家群体崛起的新形势，面对大国博弈在亚太地区愈演愈烈的局面，<sup>②</sup>维护美日等发达“民主”国家主导的现存亚太地区体系和秩序，就被视为日本亚太战略的总体课题。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说是日本亚太战略的顶层设计，也是日本国际大战略在亚太地区层面的核心体现。正是由于开始考虑并主动塑造全局架构和整体秩序，日本的亚太战略才真正露出系统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地区大战略的面目。

在这一大框架下展开的日本亚太战略目标及手段，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和安全三大方面。从下表可以看出，当今日本的亚太战略是一个从塑造地区整体的体系和秩序出发（及政治大战略部分）、涵盖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全方位的战略。

	政治	经济	安全
目标	维护因新兴国家群体崛起而日益受到冲击的美日等主导的发达民主国家体系，维持和增进日本在地区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充分利用由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牵引的亚太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力，分享地区发展的红利，拉动日本经济增长。	维护美国霸权下的和平秩序，重点应对中国军事“威胁”和朝核问题，兼顾应对海上通道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
手段	巩固传统的日美同盟，发展准同盟或所谓的“民主同盟”关系，拓展友好伙伴合作关系，以积极外交姿态参与或主导本	重点利用两个抓手：（1）协助美国建立“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主导地区经济合作的秩序构建和规则	深化日美军事同盟及双方的防务合作，推动地区多边及双边的多重安全合作，加强自主防卫能力

① 渡边昭夫『現代日本の国際政策』，有斐閣，1997年，25頁。

② 纵观全球，中美俄日印等大国齐聚亚太，中俄印等新兴大国整体崛起，日本在地区的相对权势和地位无疑正在下降，这加剧了日本对地区格局和秩序变动的担忧心理。

地区各种多边机制和框架（包括地区治理及公共产品的提供）。	制定。（2）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以深化东亚三大经济体的合作谋取经济实利。	以及调整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
------------------------------	---------------------------------------	----------------

## 二 日本亚太战略的主要内容

### 1. 政治战略——维护体系与保持地位

#### （1）维护美日主导的发达民主国家体系

体系塑造与秩序构建，构成后危机时代日本亚太战略调整的新颖之处。日本认为，面对实力和影响力下降的美国，需要站在“守成大国”的立场，从自觉维护面临挑战的现存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出发，看待和处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亚太全面崛起的问题。日本政治精英普遍认为，现存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即美国治下的“霸权稳定”秩序是日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全局要素，只有在这个体系下，自己的安全和利益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①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有动摇国际体系尤其是亚太秩序之虞，对日本的生存之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日本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全局性外交战略课题是维持这个体系，“需要战略性地考虑如何容纳新兴国家的世界秩序”。②有感于此，野田首相2012年1月在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明确表明在构筑亚太地区的秩序和规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是日本外交的根本。③同期，玄叶外相在演讲中论述如何实现安全、繁荣和价值这三大国家利益目标时，第一条就论述了要在亚太建立“民主主义的富裕而安定的秩序”以及“以国际法规则为基础的开放的多层机制网络”。④

日本政治精英认为，世界格局变动最集中而典型地体现在亚太地区，该地区正在出现“先进国家——新兴国家复合体”的历史性局面。在这种情况和趋势下，日本作为“先进的稳定势力”在亚太需要做出的战略选择是：（1）支持美国的领导地位，分担美国的责任，协助美国维持这个体系。（2）为此，需要扩大自己的作用，采取积极的外交和安全战略。⑤从这一战略思考出发，以

① 田中均『外交の力』，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09年，182頁。

② 外务省编『外交青書2012』，参见：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2/pdf/pdfs/yousi.pdf>。

③ 「第百八十回国会における野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2012年1月24日，首相官邸网站：  
<http://www.kantei.go.jp/jp/noda/statement2/20120124siseihousin.html>。

④ 外务省网站：[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24/egnb\\_0124.html](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24/egnb_0124.html)。

⑤ PHP「日本のグランドストラテジー」研究会編『日本の大戦略』，PHP，2012年，6—7頁。

作为传统盟国的身份积极配合美国“重返”亚太为契机，日本具体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了一种全方位的支持和帮扶工作：一是在政治层面，支持美国的主导地位，使美国治下的“霸权体系”在亚太得到基础性的稳固。日本在东亚合作中一贯主张邀请美国，积极支持东亚峰会（EAS）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以“10+8”的方式吸收美国的参加。二是在经济层面，谋求加入美国主导的 TPP 谈判进程，同时继续利用 APEC 等平台配合美国讨论亚太经合事务。三是在安全和军事层面，将日美同盟打造为地区的“公共安全产品”（确保海空天网等国际公地的自由），使其介入范围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包括印度洋）并成为地区治理的主要机制。为配合美国军事上重返亚太，日本还以日美防务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支持美国的军事霸权体系。

## （2）保持并增进地位和影响力。

这主要是指日本保持其在地区事务中的权势和影响，扩大和提升其在地缘政治中的存在感。日本要在世界上成为“政治大国”，必须在亚太政治事务中保持足够的权重，发挥主要大国的作用。在亚太地区由于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而面临深刻格局变动和权力转移的新形势下，“对经济实力呈现相对下降趋势的日本来说，如何确保地区存在和影响力是特别重要的事情”。<sup>①</sup>

为此，日本采取了如下种种举措。首先是着力修复和深化日美政治同盟关系，推动同盟转型升级，使之切实成为双方主导亚太事务的机制。经过菅直人和野田两任内阁的相关努力，以野田 2012 年 4 月访美实现日本民主党执政后的日美首脑首次正式会谈并发表题为《面向未来的共同蓝图》的联合声明为标志，鸠山“脱美”造成的破坏性局面得以修复，同盟深化的目的初步实现。其次，发展日澳和日韩等准同盟关系以及与印度等有关国家的所谓“民主国家同盟”关系，重点与东南亚以及中国周边各有关国家发展友好和合作伙伴型的关系网络。再次，是以积极外交姿态参与或主导本地区各种多边机制和框架、地区治理以及公共产品的提供。

## 2. 经济战略：促进增长与分享红利。

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鸠山内阁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由于美国重返亚太后的压制以及中日关系的波折，中途遭到夭折和搁置。后继的菅直人内阁首先忙于修复日美关系，其后的野田保守政权则更明确表示在当前时期没有必要推动这一宏大构想。<sup>②</sup>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口号似乎已基本上从日本外交的辞典中淡出。经济要素在日本的国力结构中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搁置东亚

---

① 同上，178 頁。

② 野田佳彦「わが政治哲学」,『Voice』2011 年 10 月号, 52 頁。

共同体建设后的日本政府为提振经济、刺激增长，取而代之的是推动如下两大战略措施：决定加入 TPP 谈判，以及加速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sup>①</sup>

(1) 决定加入 TPP 谈判，定规则并谋利益。

没有日本相助，美国推动 TPP 不但缺乏号召力，也缺乏足够的推动力。2010 年 10 月，菅直人首相在其国会施政演说中初步表明日本参与 TPP 谈判的意向。2010 年 11 月的 APEC 峰会上，日本政府表示 TPP 为最终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的重要一步。野田首相在 2011 年 11 月出席 APEC 峰会前夕再次高调宣布日本将参加 TPP 谈判。从鸠山提出构建“东亚共同体”主张到菅直人和野田提出加入 TPP，反映日本亚太经济战略的核心正在从“东亚导向”朝以美日主导的“亚太导向”转进，这是日本地区合作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日本政治精英层不顾国内困难而推动 TPP，其强烈的动机，首先在于其经济意义。野田首相从宏观角度强调“为了振兴‘失去的 20 年’的低迷的日本经济，就需要去推动必要的事情”。<sup>②</sup>据日本政府 2011 年推算，加入 TPP 可以使日本的 GDP 增长 0.6%、即 2 兆 7000 亿日元（300 多亿美元）左右。数额虽然不大，但总体上对拉动日本经济还是具有某种效果。相比之下，更大的利益可能还在于“规则”或“制度霸权”的问题。日本宣布参加 TPP 谈判后，其政府高官即声称：加入 TPP 是要改变由中国主导亚洲区域经济合作规则的格局，变为由日美来决定未来的规则。<sup>③</sup>日本显然将这一战略举措视为“构建和主导经济秩序的重要机会”。<sup>④</sup>至少，日本协助美国，也是意图要凭借两者巨大的“体量”引领亚太经济合作的潮流，架空东亚现有的地区合作机制。<sup>⑤</sup>这样，凭借“规则制定权”，日本就可以站在经济秩序的制高点，有效吸取亚太经济发展的巨大利益。

同时，除了经济目的，日本寻求加入 TPP 还是一种富含政治意义的战略“投资”：意在以 TPP 为外交纽带在政治上修复和巩固日美同盟关系，配合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来制衡中国。《朝日新闻》社论就此表示，协定可以作为加强对美外交的起点，也有“对华外交牌”的作用。<sup>⑥</sup>而把日本参加 TPP 的政治含义说得最清楚的，是首相助理长岛昭久在 2011 年 11 月的讲演，他明确表示：

---

① 当然，除了这两项之外，日本仍在继续推动亚太的其他双边贸易自由化，例如 2011 年日本还与印度签署了《经济合作伙伴协定》(EPA)。从政策连续性的角度来说，日印的 EPA 也是日本区域一体化战略（“10+6”）的一个环节，只不过在后危机时代它并不是日本区域合作战略的主体内容。

② 以上引用均出自韩国《中央日报》日文版，2011 年 11 月 12 日，参见：<http://japanese.joins.com/article/512/145512.html?servcode=A00&sectcode=A00>。

③ 李向阳：《2011—2012 年亚太形势回顾与展望》，载于李向阳主编：《亚太地区发展报告 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第 9 页。

④ 社説「日本主導でアジア太平洋に強い絆を」，《日本経済新聞》2011 年 11 月 15 日。

⑤ 高慧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视角下的博弈》，载《经济视角》2012 年第 3 期，第 65-66 页。

⑥ 「TPP 外交——受身では道は開けない」，《朝日新聞》2011 年 11 月 14 日。

这是强化与美国协同、抗衡中国、主导地区安保和经济秩序的角色场<sup>①</sup>

(2) 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汲取中国发展红利。

如果说上述 TPP 问题只是一种长远规划和愿景，一时救不了当前日本经济之困，那么深化中日韩经济合作则无疑是一剂速效良方。早在 2009 年 10 月，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日本就提议在此前共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尽快签署三方投资协定，由此加快了该谈判的进程。经过数轮磋商，中日韩三国于 2012 年 5 月签署了三边投资协定。该协定是三国在经济领域的第一个法律性文件和制度性安排，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与此同时，2011 年 11 月，野田首相在印尼参加“10+3”领导人会议时表示，日本虽然确立了参加 TPP 谈判的方针，但同时推进日中韩 FTA 也很重要。<sup>②</sup>2012 年 5 月，野田首相在访华前又表示，要争取日中韩 FTA 尽早开始谈判，如果达成一致，就能够建立一个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相匹敌的经济圈。<sup>③</sup>参与东亚自贸区谈判，日本虽然姗姗来迟，<sup>④</sup>却显出紧迫性。当下的日本政府对中日韩 FTA 采取积极的态度，有多方面的原因。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经济长年维持低增长，经历了痛苦的“失去的 20 年”。2010 年，日本经济好不容易摆脱萧条、走向复苏，但 2011 年 3 月东日本大地震引起的复合型灾害又给日本经济以重创。日本政府急于通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来振兴日本经济。与“债务欧洲”及其他地区相比，亚洲经济当前最具活力。中日韩在亚洲经济中的权重为 70%左右，三边内部贸易额占东亚外贸总额的 50%左右，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均占世界的 20%左右，这些是该地区其他国家或次区域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中国已经在几年前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和出口对象国，韩国也仅次于美国和欧盟，成为日本第四大出口对象国，中韩两国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亚太地区当前任何形式的区域合作，都没有中日韩合作那样可以对日本的经济利益带来更实惠、更直接的促进效果。

同时，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经贸合作还有着进一步拓展的广阔空间。三国虽然均为世界贸易和投资大国，但以三方为主的东北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滞后，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仅占三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10%左右，互相投资额仅占三国对外投资总量的 6%。而且，三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经济的互补性较强。日本需要进一步提升和拓展中日韩在日本经济贸易战略中

---

① 『読売新聞』2011 年 11 月 9 日。

② 『朝日新聞』2011 年 11 月 17 日。

③ 『日本經濟新聞』2012 年 5 月 12 日。

④ 在缔结 FTA 方面，日本已相对落后。截止到 2012 年 3 月，日本已生效的 FTA 覆盖其对外贸易的 18.6%，低于韩国的 33.9%和中国的 23.9%。参见：經濟産業省『通商白書』、山浦印刷、2012 年、315 頁。

的地位，以扩大出口，增加国内就业，分享亚洲经济增长的红利。据日本权威机构测算，中日韩 FTA 将给日本的 GDP 带来 0.74% 的实际增长，超过 TPP0.54% 的经济增长效果。<sup>①</sup>日本“重返亚洲”、加强中日韩合作应该是其国家根本利益之所在。<sup>②</sup>

### 3. 安全战略：“筑网”与“防华”

从日本在亚太地区维护其安全的路径选择来看，其核心主要依靠如下三件套的组合手段：不断巩固和深化的日美同盟、调整自身的军事部署以及构建地区安全保障合作网络。

#### (1) 加强和深化日美同盟。

日本自冷战结束以来，总体上一直在不断地巩固和强化日美同盟。后金融危机时代，日本通过制定 2010 年新版《防卫计划大纲》<sup>③</sup>、2011 年 3 月的东日本大地震联合救灾行动、2011 年 6 月和 2012 年 4 月的日美“2+2”战略磋商、2012 年 5 月（日本）民主党上台后的首次正式首脑会谈（野田—奥巴马）、以及日美防长之间的多次会谈等多种互动形式，在深化和拓展同盟、确保自己在亚太的安全上取得了三个方面的进展。

首先，是将同盟打造成对亚太安全实施全方面“管控”的立体同盟。2011 年的日美“2+2”磋商，确定了日美同盟在亚太地区所要致力于解决的重要课题——即亚太地区共同战略目标，是应对“朝鲜问题”，构筑与中俄的信赖关系，加强日美澳、日美印及日美韩等三边或多边安全合作。同时，还确定了如下的全球共同体战略目标：反恐、防扩散、核安全、海上安全、太空及网络空间的安全等。亚太是日美联合实施全球战略的主要舞台，其全球战略目标的大部分仍然体现在亚太地区。

其次，是进一步深化和扩大日美亚太安全防卫合作。2010 年日本制定新版《防卫计划大纲》以来，日美安全合作的看点是决定了促进安全防卫领域合作的各种具体政策措施。如 2011 年的“2+2”磋商确定了自卫队与美军的共同训练、设施的共同使用以及联合进行情报搜集、警戒监视、侦察活动等事项，同时还进一步深化了导弹防御合作，磋商了太空及网络空间的安全保障措施、武器装备的共同研发等事项。2012 年 4 月的“2+2”磋商讨论了“通过强化日本的防卫态势和推

---

① 「乱立する自由貿易構想、TPP の対抗軸はどれか」、『東洋経済新報』2012 年 1 月 14 日、68 頁。除此之外，也有认为拉动效果在 1% 左右的不同测算。

② 日本国内也有不把 FTA 与 TPP 对立起来的想法，认为日本正处于以美国为中心的 TPP 和“10+3”、“10+6”以及日中韩之间的结合点上，善用这个位置并推动有益于日本的谈判，就可以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

③ 2010 年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的出台表明，经过“鸠山挫折”后，日本政治精英已经完全认识到日本的安全战略必须回到维持和深化同盟的既有轨道上来。

动日美动态防卫合作来加强日美同盟的整体威慑力”，<sup>①</sup>8月的日美防长会谈则重点涉及了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事项。<sup>②</sup>长期以来，自卫队一直承担对美“后方支援”的任务，但2010年以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日美军事防务合作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朝着攻守一体、日军前出、动态合作的方向演进。

再次，是主动经营同盟并争取为“己”所用。处于高调重返和战略收缩两难境地的美国，当下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日本来分担责任。从世界格局演变、日本政治精英的思想以及日美的相互战略需求等因素来看，日本在后危机时代的同盟方略将是一边加固和强化同盟，一边谋取自主权和双向化，使同盟为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所用。<sup>③</sup>与自民党相比，在“日美同盟下的日本战略”还是“日本战略中的日美同盟”这类重大问题上，当下的日本民主党政权给出的答案应该是明白的。

## (2) 调整军事部署，盘活“存量”。

日本新防卫大纲提出构筑“动态防卫力量”，以取代过去“基础防卫力量”构想，放弃过去的均衡方针部署，战略部署向有效监控、动态威慑及快速反应方向调整，强化西南岛屿的防卫态势与兵力部署。<sup>④</sup>按照大纲的解释，动态防卫力量即“具备适应性、机动性、灵活性、持续性以及多目的性，依照军事技术水平的动向，以高度技术能力和情报能力为支撑”的军事力量。

动态防卫力量强调的要点之一，是把重点防范对象彻底转向中国。在上一次2004年版的防卫大纲中，日本使用了“关注中国军事动向”的说法，2010年的新版大纲则明确把中国的武器现代化和军事动向定义为“地区与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反映了日本对中国崛起的焦躁不安在逐步增强，因而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所谓“警戒”和防范。要点之二，是日本的地区防卫理念由静态转向动态，这也是日本防卫政策调整的最大特点。为了适应这种战略理念的变化，日本对陆海空自卫队进行了一定的结构调整。要点之三，是把军事部署的重心由北方转向南方，尤其是转向西南群岛。日本自卫队在装备上以抑陆向海来充实海空战斗力，在部署上则防卫重心进一步向西南方向推进和前出，加强冲绳周边的西南诸岛防卫。这显然是以中国在东海的海军活动和中日海

---

① 『読売新聞』2012年4月27日。

② 「日米防衛相共同記者会見概要」，2012年8月4日，参见：[http://www.mod.go.jp/j/press/youjin/2012/08/04\\_kaiken.html](http://www.mod.go.jp/j/press/youjin/2012/08/04_kaiken.html)。而“指针”的修改被日本媒体普遍认为主要是针对中国的。

③ 前原誠司「10年後を見据え、日米同盟を双務的に変えていく」，『外交』Vol.09, SEP. 2011, 22-25頁。

④ 推进自身防卫能力建设，虽然也是日本亚太安全政策的基础条件，但更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组成部分。为避免面面俱到和重复，本文不做详述。



洋争端这一所谓的“中国威胁”为背景的。

### (3) 构筑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网络。

进入 21 世纪后，特别是经过小泉、安倍和麻生等历届内阁的政策作为后，日本在推动“日美+X”（日美澳、日美印、日美澳印等）的多边政治对话与磋商、以及日澳、日印等双边政治磋商机制上取得了一定进展。进入后危机时代，经过民主党政权的进一步努力，日本上述领域继续前行的同时，还在推动日美韩、日韩和日印等政治安全关系上取得了长足进展。在建立外交和防务部长级“2+2”磋商的基础上，2010 年 5 月，日澳签订了《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ACSA)，2012 年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而日本与韩国安全合作的悄然深化则更值得关注。李明博保守政权上台后，日本民主党政权有意将日韩合作作为地区安全战略的重点。2010 年开始，借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之机，日韩互派军事人员观摩或参加了对方与美国的军事演习，并就签署 ACSA 和 GSOMIA 进行磋商。与此同步，日本也在积极推动与印度的防务合作，在建立外交和防务副部长级“2+2”磋商的基础上，2011 年 12 月野田访印，双方发表加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同意扩大海上安全合作，实施两国海军的联合军演。日印合作事关大国多边博弈，又是地缘战略布局的关键环节，印度由此成为日本加强安全及经济合作的双料政策选择。

此外，从 2010 年开始，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与中国关系出现摩擦，日本看到可以通过加强与这些国家关系来介入本地区安全事务、提高政治影响力的机会。2011 年 9 月，野田同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总统就强化在海洋问题上的合作发表共同声明。10 月，野田还破格亲自在首相官邸会见越南国防部长。11 月中旬的日本与东盟首脑会议上，野田首相提出“海洋东盟经济走廊构想”并建议建立讨论海洋安全保障的多边国际会议。进入 2012 年后，日本做出了利用 ODA 向菲越两国提供巡逻艇等防务装备的决定。除此之外，日本还在亚太多边的安全磋商和对话机制中，通过主导议题、设置议程和抢夺话语权来扩大和提升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影响力。在 ARF、EAS、ADMM+以及“二轨对话机制”的亚洲安全会议 (ASD) 等重要国际场合，日本就海洋安全议题、中国国防建设等问题，频频配合美国并声援东盟有关国家。

从以上的动向可以看到，着眼于后危机时代的安全布局，日本正在推动建立一张以美国或日美为中心、以防范中国为重点、以海洋问题和民主联盟（价值观外交）为两个抓手、链接澳韩印

以及东南亚有关国家的最大限度的地区安全合作网络。<sup>①</sup>

### 三 日本亚太战略对地区及中国的影响

日本亚太战略对地区及中国的影响，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日本维护“体系”之守成立场的影响。进入后危机时代，日本朝野各界虽承认世界正开始进入多极多元化，但仍持有根深蒂固的“霸权稳定论”，认同美国治下的亚太和平和繁荣。或者，退一步来说，日本至少认为，在亚太地区维护西方发达民主国家主导的秩序，并最终把具有挑战和修正这种“秩序”能力的新兴大国吸收容纳进来，才是日本对外战略的长期根本任务所在。因而，迄今为止，日本是除美国外，对维持这个“现存秩序”最上心和最卖力的国家。这与对现存体系具有不同修正要求的中俄印等崛起大国形成鲜明对比。容易发现，日本的这种亚太“大战略”，是坚定维持美国霸权秩序或西方主导秩序的有力支柱，这并不符合后危机时代世界形势发展的潮流和方向，也不利于地区格局多极多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演进和形成。

第二，日本的地区合作主张及其影响。日本也曾积极推动严格意义上的东亚区域合作，但在看到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综合国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后，开始担心东亚合作被中国主导、东亚秩序由中国建构。于是，日本开始主张东亚的“扩容”——扩大的“东亚共同体”，推动“10+3”扩编为“10+6”，后又积极拉美国入局，直至“10+8”形式的EAS和ADMM+“被”召开。在经济领域，日本从东亚合作转向亚太合作，意欲加入TPP谈判。日本对此的一种解释是，需要以“大制度”或“制度扩展”来应对和束缚中国的“巨大化”，即中国发展壮大、体量扩容了，那么束缚中国的地区框架和机制只有相应地扩大、延展，才能稀释和制衡中国影响力和权势的扩张。日本的这些考量和举措，实际是在故意扩大东亚的地理范围，稀释东亚的地缘政治经济含义，降低美国的戒心和引进美国的参与。日本是TPP和东亚合作博弈中的关键变量，它的这种举措架空或至少稀释了东亚合作的进程，形成了东亚合作进程中的消极因素。

第三，对大国关系互动带来的影响。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到，自2009年前后鸠山政权“疏美入亚”的尝试遭挫后，日本的亚太战略调整在大国关系处理上围绕中国崛起呈现出明显的“单线条”和“选边站”特点，即：亲美、防华、拉拢印俄等其余国家。日本对俄罗斯是有意利用却无

---

<sup>①</sup> 例如，野田内阁首相助理长岛昭久就认为，日本的对外战略应该建立以日韩澳印为核心的“周边海洋国家联合”为目标。参见长岛昭久「アジアに海洋国家連合の創設を」，<http://blog.goo.ne.jp/nagashima21/e/8810def5899d84490cb7a83cb3f03>，2007年2月1日。

力拉拢，目前的态势基本还是利用加上部分的防范，但在面临中国崛起的持续压力的情况下，其拉拢俄罗斯以牵制中国的想法和力度也会加强。对其他大国，如印度，以及对作为中等大国的澳大利亚等国家，日本也基本是积极拉拢和联合的姿态。近年来，日印和日澳的政治安全关系越发紧密，成了一种准联盟的关系。可以看到，日本这种非均衡的大国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中国展开的，这使得亚太大国关系徒增了一层复杂的变数和不稳定因素。

第四，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到，横贯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日本的亚太战略相当程度上是围绕中国展开的，都少不了“中国因素”，都对中国带来不小的影响。例如在经济方面，日本的地区合作政策（主张扩大的东亚共同体和推动 TPP）会对中国的影响力产生对冲、形成政策干扰，也使中国面临应对日美主导的经贸制度霸权的压力，广义上这也是对东亚合作主导权的争夺战。除此之外，很值得关注的是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在“面”上，加重了中国崛起所需要应对的“体系”压力。日本竭力将中国描绘成亚太的修正主义国家，欲将中日之争转换为“维持现存秩序”与“挑战及破坏者”之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围绕东海海洋权益和钓鱼岛主权争端，日本的政客既向美国发出遏制中国“扩张行为”的呼吁，又跑到欧洲去争取民主国家的同情票。同时，日本竭力维护美国的亚太霸权，也使中国面临日美同盟的安全压力和结构性压迫。日本在地区国家中的“联网”和“划线”战略，也给中国在地缘政治中增加了困难，给中国在本地区的崛起增加了阻力。第二，在“点”与“线”上，日本配合美国战略东移做出的军事态势调整对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造成不可小觑的影响。以前日本的防卫力量并没有以南下、前出的态势来围堵和对抗中国。但现在不一样，它现在的构想是使日本的“动态防卫力量构想”和美国重返亚太的对华军事战略——“海空一体战”联成一体，以便实施“动态防卫力量合作”。它包括指挥、作战和情报一体化等，主要锁定如下两个目标（1）依靠日本自己的力量完成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岛屿防卫”——即中小规模的战斗由自卫队应对，在战事扩大升级的情况下则要确保获得美国的支持。（2）使自卫队发挥类似于冷战时期在日美军事同盟下对付苏联远东海空军的作用——侦查、反潜、海上防空、信息链接（外加现在的反导）等，在同盟框架下成为应对中国军事发展和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即日美两军打造成为随时联动的整体来对付中国，将中国的海空军有效封锁或监控在岛链之内。

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期，日本的对华战略将具有更多的体系较量、多边围堵、军

事防范、外交牵制、经济竞争的取向，将会给处于“复杂的调整过渡期”的中日关系带来不安和紧张因素。<sup>①</sup>

## Japan's Asia-Pacific Strategy

*Wu Huaizhong*

**Abstract:** Asia-Pacific strategy is a critical part of Japa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The overall issue of Japan's Asia-Pacific strategy is to deal with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mainta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its rules. The core aims includes dealing with China's rise, maintaining Japan's political status, economic prosperous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means to achieve such aims includes combin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e resources, relying on Japan's self-help, taking full use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enhancing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regional cooperation. Japan's Asia-Pacific strategy coordinates with US's strategy adjustment with Asia-Pacific, and bring uncertainty into regional situation.

**Key words:** Japan, Asia-Pacific strategy, regional order, China's rise,

---

<sup>①</sup> 唐家璇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研讨会的基调演讲——《继往开来，共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中对今后中日关系的看法，2012年6月26日，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zyxw/t945274.htm>。